

郑波 \ 著

Zhencha Kezhang Zaji
侦察科长



 国防大学出版社

侦察科长

札记

郑波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侦察科长札记/郑波著 . -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10

ISBN 7 - 5626 - 1460 - 1

I . 偷… II . 郑…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344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电话：(010) 66772856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260 千字

定价：33.00 元

ISBN 7 - 5626 - 1460 - 1/E · 827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这本《侦察科长札记》，是写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侦察故事，是我以战争中侦察兵为题材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我为什么要写战争中的侦察兵？这是 1979 年初，对越自卫还击战对我的教训与启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27 年建军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打了 20 多年仗。干部都是在战火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对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古训，是有深刻体会的。所以在实战中，都是非常认真地把侦察敌情、地形，当做各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的首要任务。上级适时向下级下达侦察敌情、地形指令，下级随时向上级报告自己收集到的敌情，也是各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经常性的指挥工作内容之一，是习以为常的工作。

从朝鲜停战到对越自卫还击战，这 20 多年，是我军的和平训练时期。这期间培养干部，提高军事干部的组织能力和作战指挥能力，都是通过上军事课与演习训练来实施的。但是这些演习、上课，都缺少“如何侦察收集敌情”这一重要内容。演习时，所有的敌情都是导演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给演习指挥员的。这样训练培养出来的指挥员，头脑中就没有自己主动侦察、搜集敌情的观念。到了实战中，他们一是不懂得主动地用自己的侦察手段去查明自己当面的敌情、地形；二是不懂得适时地给下级下达侦察敌情、地形的指令；三是即使自己收集到了一些情况，也不懂得及时地报告上级。这三种现象，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都突出地表现出来，并且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我曾试图通过改革演习导演方法，

卷首语

来纠正这一失误，但没过多久，我就离休了。离休后，我以战争中的侦察工作为题材，创作小说，就是想以文学这种形式，把战争中的生动故事告诉现在没有打过仗的年轻指挥员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察工作，查明敌情和地形，是多么重要。也可以说是向他们大声地呼喊：“同志们！在战斗中要重视对敌情、地形的侦察。要重视情报的上报与下达。”以此来提醒他们，增强敌情观念与侦察意识。

这种以战争中侦察工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写到了第三篇，每一篇都是一次呼喊！中国人有个习惯，叫“事不过三”。三次呼喊之后，就该打住了。今后我不再写类似的侦察题材小说了。希望我的呼喊能引起年轻军事指挥员们的警觉和共鸣。希望在干部的军事训练与演习时，改进方法，培养干部在作战组织指挥时的敌情观念和侦察意识。

我写的三部长篇都是小说，是依据当年战争生活的大背景，广泛收集素材，然后虚构的故事，纯属文艺创作。既不是个人回忆录，也不是纪实文学。前两部小说《耳报神》、《山大王》出版后，有的人读了觉得很真实，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本来，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为了艺术的真实，我还特地使用了几个真实的地名。于是就有人把它当成了纪实文学，对号入座，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三部小说中，都没有写真实的人和事，在此特加以说明。

2005年是抗美援朝55周年，谨以此书告慰流血牺牲和幸存的诸位战友。

郑波

2004年12月

目 录

| | |
|----------------------|-----|
| 引子：言参谋如是说 | 1 |
| 一、打老虎、捕老鼠 | 4 |
| 二、备战训练要多能 | 16 |
| 三、重上阵地 | 28 |
| 四、选择指挥观察所位置好重要 | 45 |
| 五、阵地交接 | 56 |
| 六、树立以阵地为家思想 | 72 |
| 七、夜间小部队活动 | 78 |
| 八、打飞机游击战 | 86 |
| 九、冷枪杀敌 | 93 |
| 十、圣诞快乐 | 101 |
| 十一、游动炮 | 105 |
| 十二、连续伏击 | 113 |
| 十三、活埋七小时 | 130 |
| 十四、选“点”摆沙盘 | 138 |
| 十五、敌后侦察 | 151 |
| 十六、审俘 | 160 |
| 十七、再入敌后 | 169 |
| 十八、女游击队员 | 186 |
| 十九、敌情汇报 | 196 |
| 二十、幽会 | 202 |

目 录

| | |
|-------------|-----|
| 二十一、怎么打 | 212 |
| 二十二、提问题、想办法 | 229 |
| 二十三、兵要练活 | 237 |
| 二十四、军长把关 | 251 |
| 二十五、箭上弦 | 265 |
| 二十六、得计 | 274 |
| 二十七、表扬加批评 | 283 |
| 二十八、决战加巧战 | 299 |
| 二十九、再接再厉 | 316 |
| 三十、如愿以偿 | 336 |

引子：言参谋如是说

引子：言参谋如是说

我叫言午生，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长江部队第三支队司令部侦察科的参谋。

我们部队最近打了个胜仗，一举攻占敌阵地前沿一个重要支撑点“老秃山”，并且在攻占之后又顽强坚守，粉碎了敌人的营、团、师三级预备队的反击，最后巩固住了这个高地，使原来作为敌阵地前沿支撑点的这个高地，变成了我军阵地前沿的支撑点。这个高地在我军的地图上，本来没有名字，因为它位于上浦坊村子以东，所以我们都叫他“上浦坊东无名高地”。但在敌我双方多次争夺，敌人飞机炸、大炮轰，山上早已是树光草尽，焦土一片了。与周围山头比较，光秃秃十分显眼，故敌我双方都戏称它为“老秃山”。原本的无名高地，现在倒有了名字了。

老秃山是敌阵地前沿比较高的一个山头，与我军阵地前沿的222.9高地相对峙，中间有一个凹部相连，直线距离也不过三四百米，夜间敌人阵地上大声讲话，我哨兵均可听到。但是它比对方的222.9高地要高出几十米，因此可观察到我阵地纵深数公里。如果这个高地被我军占领，我们也可观察到敌阵地内纵深数公里。所以敌人非常重视这个无名高地。吹嘘它是“通往汉城的门户”，“捍卫汉城的要冲”。我友军过去曾多次攻占该高地，都被敌人拼命夺回。在我部接防友军阵地时，友军介绍，敌人为了巩固该高地，专门从美国国内请来防御专家进行设计、布置。近几个月来大肆修筑工事，机械轰鸣声昼夜不断。

根据战前抓到的俘虏供认，在这里守备的是美军步兵第七师

引子：言参谋如是说

31团的一个步兵连，还有营的火器连一部。加上一个搜索队，一个工兵班，两个炮兵观察所，一个声光探测所，6辆坦克（山上山下各3辆）。总兵力约300人。但是当我军进攻时，这里守备的却是归美七师指挥的仆从军——哥伦比亚军队营的一个连。而且事有凑巧，我们发起进攻的当晚，正是哥伦比亚营的两个连换防的时间。接防的连正在展开进入阵地，交防的连正在准备撤离阵地，我们把两个连都打了。这是打完后，从审讯俘虏中才知道的。

由于敌人过去把这个高地的重要性吹得很大，而这次的失败又那么惨，所以在敌人内部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美联社认为：“这是继上甘岭战斗后的一次最大的战斗。”“哥伦比亚营被打得一败涂地。”“美七师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哥伦比亚政府向美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原说让我们参加联合国军，只是担任后方勤务，维护治安，为什么将我国军队派到那么危险的第一线？而且弹药又缺乏足够的保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出面辩解：“老秃山的失败与弹药供应问题无关。”美陆军部长斯蒂文森和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都亲临美七师了解失败原因。美合众社报道称：“哥伦比亚营的败北，已成为灼热的政治问题。”我志愿军总部通报说，“这次战斗打得很好，给美七师31团、32团，哥伦比亚营以沉重打击，应认真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我们军的首长说：这次仗打得好，敌情掌握的好是重要原因，侦察工作功不可没。军侦察处传达西线兵团情报部的指示，要我们迅速将老秃山攻防战的侦察工作经验总结上报。按照以往的做法，都是科长领导全科和侦察连的干部开会，有时还吸收团的侦察股长参加，共同讨论，最后由我执笔写出经验总结材料上报。但是前天，科长跟随师首长去兵团汇报回来，即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回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当天收拾了一下，当晚即回师后方梯队，随运输伤员的汽车回国了。临走前，他交待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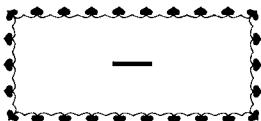
引子：言参谋如是说

个总结还是由我来写。并把他的几个笔记本交给我，说是有关的侦察工作活动，本子里都有了。又特别将一个本子中的一页折叠起来，要我从那里往后看。

我们余科长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们科里的人都了解。无论走到哪里，笔记本总是带在身上，随时随地掏出来就写，而且记得多，还很详细。所以每当布置工作或总结工作时，他一边翻着本子一边讲，总是有根有据，头头是道。我们大家都很佩服。过去我们常想要他的笔记本看看，他总是笑着拒绝。这次主动把几个笔记本交给我，看来也是迫于无奈了。

由于时间紧迫，我抓紧用两天一夜的时间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我对余科长的敬业精神和学习精神更加佩服了。他这些本子里记的，不仅仅是侦察工作方面的内容，还有许多战术方面的研究，部队管理方面的内容。他头脑中考虑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侦察工作的范围。我认为，像他这样有头脑的人，这次学习回来后，肯定会提拔重用的。不信？你自己看过他的这些札记之后就知道了。

日记里，有的地方记了年月日，而有的地方很长都没有写时间。为了大家看着方便，我试着给增加了一些小标题，意思不知是否确切。至于年月日，我就没敢妄自乱加了。



打老虎 捉老鼠

1952年3月3日

在幼年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学写作文，当要形容时间过得快的时候，就让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光阴荏苒，如白马之过隙”等等一类的形容词。说真的，当时虽然觉得老师讲的这些词很美，但自己并没有时间过得快的感觉。大概是那时年纪小，经事太少的缘故。现在可真是感觉过得快，不知不觉地入朝作战已经一年多了。几次运动进攻战役，就将骄狂傲慢的美帝国主义军队，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迫使他同意停战谈判。我军也改运动战为阵地防御战。去年在粉碎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时，就实行“坚守防御，寸土必争，反复争夺，杀伤敌人”的战略方针。我军阻击敌人的阵地，都挖掘了堑壕、交通壕。后来又创造了坑道工事，使敌人飞机炸、大炮轰、羊群步兵集团冲，付出了重大伤亡，几天才能攻占我军一个山头。所以，那时美联社报导说：“秋季攻势开始以来的头10天，平均每天前进100米，

打老虎 捕老鼠

而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 120 人的代价。”当时的美国将军李奇微哀叹：“这样的速度，100 年也到不了鸭绿江。”

紧张的防御战，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被迫停止了进攻，也构筑阵地与我军对峙起来。当时军首长说：“敌人不攻我们了，我们攻他。把敌人阵地突出的、对我军阵地不利的高地夺回来。”这样，就接着进行了：正洞西山、新村南山、石砚洞北山、190.8 高地等一连串的战术反击战。既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又改善了我军阵地态势。

战术反击战还没来得及总结，就奉命将阵地移交给友军。全军转移到成川郡、肃川郡这一线休补、整顿、总结。

我的老毛病——痔疮，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紧张战争环境中复发了。最初是便血，接下来是发炎、红肿、溃烂，使我坐卧行走都感困难，痛苦不堪。本想趁着部队休整的机会，到后方彻底治疗一下，但是首长不让回国住院，只能到军野战医院做手术。在野战医院做完肛门手术，还没等拆线，就催着我出院回部队，参加“三反”运动。说是人人都得参加，不能漏掉一个。这样，我只好抓紧治疗，准备出院了。

可是当我要办手续出院时，医院的人又动员起来，投入到搜山抓特务的行列中去了。据上级通报，美帝国主义者在正面进攻失败后，又扬言要在朝鲜北部海岸登陆，切断蜂腰部。因此就空投了大批特务，到北方来收集情报。现在北方全体军民都动员起来，进行拉网式的搜山。连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看来，这些空投下来的特务是难逃覆灭的命运了。

这样也好。我可以多住几天，从容地进行治疗，尽可能治得彻底些。

1952年3月18日

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骗取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国内实际上从去年10月已开始了。查出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据报纸揭露，上海一个制药厂为抗美援朝前线赶制药品，竟用清水冒充青霉素注射液，用废棉冒充消毒棉。还有一个机械厂，为志愿军赶造手榴弹，里面竟装了锯糠代替炸药，扔出去根本不爆炸。广大人民群众看了，人人都恨之入骨。但是据进一步深入检查，这些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之所以能够得逞，是他们用金钱美女，拉拢收买了当地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他们的保护伞，内外勾结实现的。所以中央就作出决定，从1951年12月1日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们部队因作战行动，运动开始晚了三个月。而我因住院，回到机关时，机关的“三反”运动已进行了20多天。昨天参加司令部的小组会，组长（是干部部的杨明部长）对我说：

“你回来晚了。运动已进行了第一阶段：传达中央精神，学习文件。现已转入第二阶段——各人自我检查与互相揭露问题。总的是叫四查（查思想、查账目、查物资、查漏洞）一订（订节约公约及健全规章制度）。这两天是个人做准备，然后再开小组会做检查。你就一边参加会议，一边看文件做准备吧！学习文件，重点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按杨部长说的，找出了过去发的《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从头开始看起。这篇文章过去曾经读过，那时觉得讲得好，全国要胜利了，给全党敲敲警钟有必要；同时又认为，不会出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的现象。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锻炼与考验，真枪真炮都不怕，糖衣炮弹还能识别不清？现

打老虎 捕老鼠

在重读这篇文章，觉得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当时讲这些话，岂止是一般的敲警钟，而是打政治预防针，没想到还真有一些人被糖衣炮弹击中而倒下了。

参加了几天的小组会，各人都对自己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诸方面，作了检查发言。我在经济上没有做过亏心事，只好就浪费办公用品，爱护公物上作了检查。又特别对照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两个务必”，谈了自己的感想。

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的讲话是从全党全国角度讲的。其实一个部队、一个人，也是这个规律。一旦打了个胜仗，或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受到了上级表彰，就会产生骄傲自满、功臣自居、自以为是、贪图享受的思想。一旦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作为部队，下一步就会打败仗。作为个人，就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种例子太多了。我列举了几个例子，大家也七嘴八舌补充了许多例子。

在大家的检查发言中，小组长经常地、反复地提醒大家，要注意抓“老虎”。大的贪污分子就称作“老虎”。说是“山高林密之处，必有猛虎”。据说抓“老虎”是有任务的，别的师已抓出了几只“老虎”，我们师首长正为没抓到“老虎”而苦恼呢。

正在大家为抓不到“老虎”而着急时，从山炮营传来个惊人消息：“大炮”贪污了一箱子黄金。

“一箱子黄金，至少也有几斤吧？这可不是只小‘老虎’啊！”“他从哪弄的？”“现在放在哪里？”大家议论纷纷。

小组长给大家介绍情况说：“这个情况是山炮营的管理员和会计提供的。日本投降，东北解放时，‘大炮’那时随延安炮校到了东北，和李太平一起分到师里，组织上派他俩去北满靠中苏

打老虎 捕老鼠

边界处找炮，后来成立了山炮营，李当营长，他当副营长。这管理员和会计就是‘大炮’他们当时扩的兵，并且长期跟他当通信员。据这两个人讲，当时听他经常说搞到鬼子逃跑时丢掉的金银财宝。都装在他的马褡子里。从来不让我们动他的马褡子。部队抗美援朝经过河北，他带着一个通信员送回家里一个大皮箱。据通信员说，皮箱死沉死沉的。这两个人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那可真是个‘大老虎’了。现在已经通知他马上归队。等他回来再说吧。”

啊！这个“大炮”，这次可真要一鸣惊人了。“大炮”的真实姓名现在没人叫了，都叫他“大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老炮兵，延安炮校的学员，师的山炮营营长，后来师司令部编制有炮兵主任，他又当炮兵主任。最近师建制上增加了个炮兵团，他又被任命为师炮兵主任兼炮团副团长，奉派回国筹建炮兵团去了。他喜欢大家喊他“大炮”，认为是对内行的称赞，引以为荣，洋洋自得。其实大家喊他“大炮”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此人爱虚荣，常常自吹自擂，炫耀自己。比如，说到女同志找对象，他就说某某人曾给他写信求爱，某某人又托人向他求婚，某某人曾对他暗送秋波，某某人曾借故与他攀谈。把机关里凡能提到的女同志，都说成争相向他示爱的人。但是至今他仍未婚，他说是因为他都看不上。又比如讲到资历，他说在参军前，他就是抗日根据地的区长。说到文化程度，他说日本打来那一年他正在念高中。说到年龄，他则比我们这些科长都年轻好几岁。按他说的年龄，大家暗地里给他算了一下，他念高中时大概是八九岁，他当抗日区长也只有十二三岁。这才是大家喊他“大炮”的真正含义。现在这一箱子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属实，打他个“大老虎”是罪有应得了。假若又是扯大炮，那么挨挨整，也是他活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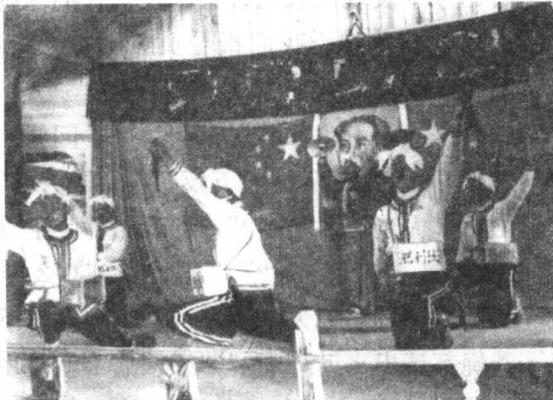
运动的方针是：不放过一个贪污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且看“大炮”的结果如何吧！

打老虎 捕老鼠

1952年4月5日

日前从医院回来，到侦察连去走了一趟。正赶上副连长小董给全连讲话，部队都席地坐在村外的一个小树林里，我没惊动他，悄悄地坐在他后面的地上。他正讲得起劲儿，也没注意到我。只听他说：“现在国内的三反五反运动可是闹翻天了。工厂的工人，真正

成了主人翁，纷纷起来揭发厂长、老板、经理这些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你想，这些资本家搞的掺杂使假、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哪一样



演节目

能离开工人。所以工人们一揭一个准。被揭的资本家，罪恶大的都抓起来了。一些地方干部，也黑了心肠。资本家巴结他们，给他们送钱送物，他们就对资本家的罪恶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借这个机会发大财了。听说还有大干部呢！说是天津的市委书记刘青山，还有天津的地区专署专员张子善，这都是老革命啦。你想，如果不是老革命，能让他在天津这地方当那么大的官嘛？可是这两个人，才一年多，就贪污了 170 多亿元（旧币）。他妈的，咱们整天爬冰卧雪，一个月才发几十块钱，一年也抵不上他们一天的花销。还是党委书记呢，简直把共产党的脸都丢了。据说这两个人已经被毛主席下命令给枪崩了。我看呀，崩得

打老虎 捕老鼠

好，崩得对。共产党里就不能留这种人。”

小董讲到这里，全连战士哗的一声都鼓起掌来，齐声喊：“好！”并且都哈哈大笑朝我看。董延刚这时才扭过头来，发现我坐在他的身后。忙向队伍一挥手：“解散！休息 10 分钟。注意防空。”然后快步走过来和我握手：“科长出院啦？”我还没做回答，他又说：“今天上午上政治课，讲‘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早晨，山那边的风洞坡群众来报告，说是昨晚有敌人飞机在他们那里转，今早发现山坡上，有一片一片的苍蝇、小虫满地爬，怕是敌人投了细菌弹。我们指导员带一个班，随朝鲜老乡去查看了，我临时代他上课。”

这时，战士们都围过来和我握手问候。七嘴八舌地提出许多问题：“国内‘三反’、‘五反’怎么样了？”“打大老虎是怎么个打法？”“大老虎多不多？”“刘青山、张子善是不是真枪毙了？”“这两个人是不是老革命？”“开城谈判怎么样？”“美国实行绞杀战、细菌战，我们损失大不大？”“美国人打不过我们，怎么把老鼠、苍蝇都请出来助阵呢？”“绞杀战不就是用飞机轰炸我们的公路和铁路吗？他们一开战不就是这么轰炸的，公路铁路早都被他们炸烂了，还炸什么？”“这次说是绞杀战，专炸蜂腰部。”“整个北朝鲜的交通线，他们轰炸了一年，还没把我们绞杀，炸蜂腰就能绞杀？”“他炸他的，咱们的火车汽车跑咱的。‘小鸡不撒尿，各有出路’。他有炸弹让他炸吧。”

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军事家、政治家，他们既关心战场上的事，也关心国内大事。他们边提问题边议论。还没等我说话，他们连指导员带着一个班回来了。大家又都向他们迎过去。副连长董延刚马上下口令：“集合！原地坐好！”

部队刚坐好，李荣华指导员带的一个班也到了。我一边和他们握手打招呼，一边笑着对部队说：“好啦。你们提了许多问题，有的董副连长刚才已讲到了；有的你们在议论中自己解答了；关